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欧也妮·葛朗台

原著 [法] 巴尔扎克

Eugenie Grandet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语文
新课标
必读书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Eugenie Grandet

欧也妮·葛朗台

原著 [法] 巴尔扎克

刘林枫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 / (法) 巴尔扎克(Balzac, H.) 著; 刘林枫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4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5322-3975-6

I. 欧… II. ①巴…②刘…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1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236 号

欧也妮·葛朗台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佛山市新粤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125 插图: 12P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责任编辑: 张琳海 李协平

插图绘画: 张海涛

装帧设计: 张雅芬 美术编辑: 石永歌

ISBN 7-5322-3975-6 / I · 102

定价: 8.80 元

海豚卡通策划制作

网址: www.dolphinct.com 邮箱: haitunkatong@vip.sina.com

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毕生心血创作的由九十多部独立而又有所联系的小说组成的巨著《人间喜剧》，是人类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他用生花妙笔使几千个人物活跃在书中，而且对这些人物之间的本质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展现了法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画卷。

《欧也妮·葛朗台》就是其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巴尔扎克把葛朗台当作法国大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来描写，通过他的发迹和社会地位的上升，来分析资产阶级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聚敛巨额财富，并取代旧贵族成为地方上权力象征的。

在巴尔扎克的笔下，葛朗台具有第一代资产阶级的一切特点。首先，他比别人更有胆识地利用了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机遇：共和政府拍卖公产时，他贿赂监督官，以极低的价格得到了优质的资产；任区长时，他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铺了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自己的产业；在不动产登记

的时候，他利用职权占了不少便宜。如果没有这场革命，他是不可能这么快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第二，他虽然受教育不多，理财的本领却很强。加上极其勤奋，他的地产经营得极好，每笔生意都琢磨得细致入微，投机事业从来没有失败过。另外，吝啬也是他聚敛财富的手段之一。因此，他的家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死的时候，竟然留下一千七百万的家产。

对于葛朗台的人品和性格，书中突出地描写了他的贪婪、冷酷、工于心计、心狠手辣和只要活着就要与人勾心斗角的特点。但是巴尔扎克并没有简单化地把他刻画成一个道德败坏的恶棍，而是在他身上概括了拜金主义者和守财奴普遍具有的意识。巴尔扎克没有说葛朗台不道德，而是说金钱至上的思维方式必然会产生独特的道德观：他不许别人动他的财产，也决不直接地去动别人的财产，他对私有财产绝对尊重。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把别人的钱“合法地”赚过来，更不妨碍他把自己的白杨树种在河边公共的土地上。无止境地积累财富是他一切心路历程和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金钱面前，即便是妻子和所疼爱的女

儿都变得无足轻重。巴尔扎克认为这是当时法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查理后来对感情和利益的态度，为此又加上了浓重的一笔。

书中对葛朗台等人的谴责和对欧也妮等人的怜悯与赞美，体现了巴尔扎克对这种所谓的主流意识的批判。在他看来，金钱只能给人带来权势，而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像葛朗台这样的人，表面上是金钱的主人，实质上是金钱的奴隶。可怜的女儿空守着他的巨大财产，却既无家庭，也无幸福，只能成为社会上利欲熏心者围追猎取的对象。

编者

2004年2月

目 录

语文 yǔ wén 必读丛书
新 课 标 xīn kē biāo bì dú cóng shū

中产阶级的形象	9
巴黎来的堂弟	36
外省的爱情	53
吝啬鬼的许诺和情人的誓言	91
家庭的苦难	135
人生的悲剧	174
结局	194



欧也妮·葛朗台

Eugenie Grandet

中产阶级的形象

在某些外省的小城中，有些房子看上去就像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破败的废墟，让人感到压抑。里面静静的，几乎没有声息。若不是街上一有不熟悉的脚步声，窗口就会突然出现一个面如僧侣的人，用冷冰冰的目光看上来人一眼，外地人可能都会认为这些房子是无人居住的空屋。

有一所坐落在索莫城老城区的住宅，看上去就是这种凄凉的氛围。一条铺满小石子的街道，起伏不平，狭窄曲折，从低处向上通到房前。这条街道冬冷夏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来往。转弯处非常幽暗。

这些经历了三百年岁月的老屋，虽是木造的，但还很坚固，风格各异，别有特色，使索莫城的这个街区特别吸引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注意。走过这个街区的人，不能不欣赏这些房子和它们的粗大梁木上雕刻着的古朴怪异形象。有些房子的木料支架的房顶和椽子，因年深月久，日晒雨淋而腐朽变形。破旧的窗槛上，精致的雕刻也已看不清楚了。贫穷女工摆上一盆石竹或蔷薇，窗槛似乎都承受不住那







欧也妮·葛朗台

Eugénie Grandet

花盆的重量。继续前行，在有的房门上，我们的祖先刻上了奇形怪状的文字，其意思令人参悟不透：或者是新教徒在表示自己的信仰，或者是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也有些中产阶级刻的徽号，显示自己的乡绅或地方官员的身份。透过这一切，让人能够看到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座外墙粉刷粗糙、摇摇欲坠的房子，当初还是一位能工巧匠的杰作呢！紧靠着便是一座贵族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家徽，经受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至今留有痕迹。

这条街上，做买卖的临街房既不是小店铺，也不是大商场。对中世纪文物有兴趣的人，可以看到一派简陋朴素的景象，就像多年前的劝业场。宽大低矮的店堂，没有橱窗，也没有货柜，可是很深，黑洞洞的，全没有一点装饰。钉了铁皮的大门，分为上下两截，上半截向里开，下半截装着弹簧和门铃，供人开进开出。门旁半人高的墙上装有厚实的护窗板，白天卸下，夜晚装上。这些潮湿的房间简直就像地窖，只靠大门的上半截和窗洞，透进些许的空气和光线。半人高的墙下，堆放着商品。货物的种类按店铺的性质各有不同：或者几桶盐和鳕鱼，或者几捆帆布与绳索，天花板上挂着铜索，墙角放一排桶箍，或者架子上放些布匹。在这儿你看不见任何招徕顾客的玩艺。

如果你走进店门，店主年轻漂亮的女儿会立刻放下手头的编织物，呼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



也许是两个苏的买卖，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交易，店主的态度是冷淡还是热情，只能因人而异了。

你还能看到一个木材商，坐在门口和人聊天。你别小看他的店铺里只有一个酒瓶架和几捆薄板；码头上工场里有充足的货源可供使用。他根据葡萄的收成，能估算出可以卖掉多少桶板，误差只在两块板之内。一天的好太阳能让他赚钱，一场大雨能让他亏本，酒桶的价格半天之内就可以在六到十一法郎间涨跌。

这个地方与周围区域一样，市场为老天左右。种葡萄的、卖木材的、做酒桶的、开旅店的、搞船运的，都眼巴巴地盼着天空出太阳，害怕夜里结冰，连睡觉都不安稳。他们一会儿要阴，一会儿要晴，一会儿要暖，一会儿要凉。天神和凡人的利益，有时冲突，有时一致，晴雨表让人轮流发愁和开心。

这条街曾经是索莫城最重要的街道。在整条大街上，“金子一样的好天气”这句话，代表着人们对丰厚收入的期盼。因为他们知道适时的阳光和雨水能带来多少利益。在天气美好的季节，到了星期六的中午，会有人买上一个苏的东西，图个吉利。有葡萄园的生意人，也要到乡下去忙几天。交易和差价都已算好，人们就有闲适的心情说长论短，打听别人的隐私了。无足轻重的小事都很难躲过邻居的耳目，因此人们的良心是裸露的。那些严严实实，又暗又静的房子，其实也藏不住什么秘密。

普通人的许多时光都是在街上消磨的，夫妇俩

Eugenie Grandet

欧也妮·葛朗台





坐在大门口吃饭、斗嘴，研究每个从眼前走过的人。外地人更是他们议论取笑的对象。这一带的人爱寻开心是出了名的，他们是编排市井笑话的高手。

在已经过去的人心淳朴的年代，本地有身份的人都住在这条街上。古风不再，遗物犹存。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房子，就是这些古老宅第之一。

古色古香的街上弥漫着旧时的气息，使人不由得回忆往事，沉浸在遐想之中。沿街走过去，一处凹进去的阴暗地方，就是葛朗台府上的大门。在当地，“府上”这个称呼可是很有分量的。

葛朗台先生在索莫城的名望，自有其前因后果，没有在当地住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一七八九年时，能写会算的箍桶匠葛朗台先生正好四十岁，刚刚和一个有钱的木材商的女儿结了婚。在共和政府拍卖索莫地区的教会产业时，他带着两千金路易——那是他的全部积蓄和妻子的陪嫁——来到区政府。拍卖执行官是个蛮不讲理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拿出四百金路易送给了他，就以极低的价格，“合法地”买到了最好的葡萄园，一所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

索莫城的市民大多缺乏政治激情，在他们看来，葛朗台先生是一个激进分子、共和党人、紧跟新潮流的家伙。其实箍桶匠只关心葡萄园的收入。他被委任为区里的行政委员，于是本地的政治和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

在政治上，他暗中保护贵族，尽力阻止流亡者的财产被拍卖。商业上，他承接了向共和军队供应

两千桶酒的任务，政府则用一块本来准备拍卖的草原作为补偿。

拿破仑执政的时代，葛朗台当了区长。他把公事应付得很好，他的葡萄园的收入则更好。拿破仑当了皇帝，派了一个后来被封为男爵的新贵族顶替了他，因为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丢掉了区长的职位，他并不在意。在他的任内，为了本地公众的利益，几条优质公路已通到了他的产业。在房地产登记时，他在纳税方面占了很大的便宜。靠他的精心经营，他的葡萄园产出的葡萄能酿造极品的酒，被公认为当地的顶尖儿。如此的业绩，简直应该使他获得荣誉勋章。

葛朗台是在一八〇六年被免去区长职务的。大概是上天动了怜悯之心吧，这一年他继承了三笔遗产：先是岳母的，接着是妻子的外祖父的，最后是他自己外祖母的。这三位老人都是爱财如命的主，一辈子都在积攒金钱，没有什么其它的嗜好。无人知道这些遗产有多少，但肯定数目不小。

虽然我们法国人爱讲平等，但在本省里纳税最多的葛朗台先生，还是被人当作贵族看待。他的葡萄园有四十公顷，好年份可以产出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块分种田、一座老修道院。此外他的五十多公顷草原上，还有一七九三年种植的三千棵白杨树。他的住宅也是自己的产业。这些是他的不动产，现金的数目嘛，只有两个人或许知道个大概。一个是为他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另一个是银行家特·格

Eugenie Grandet

欧也妮·葛朗台





欧也妮

葛朗台

Eugenie Grandet

拉桑。在葛朗台认为合适时，与他们合作，一起赚钱。在当地要保持声誉，又要获得超常的利益，许多事情是不能公开的。但从城府极深的老克罗旭和特·格拉桑对葛朗台毕恭毕敬的态度，就能使人意会前任区长是多么富有。

索莫城的人都在传说，每到深夜葛朗台就钻进隐藏金币的密室，看着成堆的金子，幸福得无以名状。吝啬鬼们绝对相信确有其事，他们看见那家伙连双眼都金光闪闪的。靠倒腾资金赚大钱的人，那躲闪、贪婪的眼神，像色鬼、赌徒、食客一样，别有一种神气，同道人一看便知。对于迷恋同样东西的人，这些暗号就像江湖上的黑话一样。

葛朗台先生是生意场上的老手，每年要为自己准备多少酒桶，是卖出还是买进，计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精确，他的葡萄酒也总是以最好的价钱脱手，他在商场上真是战无不胜。论起理财的本事，葛朗台先生是条巨蟒，他伏在地上长时间地观察猎物，一旦时机成熟，就张开血盆大口，将大堆的金银吞进肚子。然后就安安静静地去睡觉，总是按部就班，不慌不忙的。

在索莫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交易中受到葛朗台的伤害。有人买地时，借了克罗旭的高利贷；有人贴现期票时，被格拉桑扣了一大笔利息。当地人闲谈的话题，很少不涉及葛朗台的大名，人们对他又敬又怕又佩服。有些人竟以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为荣耀，得意洋洋地对外地来说：“先生，本城

百万富翁就有两三个。至于葛朗台先生嘛，财产的数目连他自己都数不清。”

一八一六年时，有个精明人估计葛朗台的房地产价值四百万，现金也有这个数。因此在打牌之余闲谈之际，总有自作聪明的人说：“葛朗台的财产嘛，我估计有五六百万。”要是克罗旭或格拉桑在场的话，就会说：“你可真厉害，连我都搞不清楚呢。”

要是偶尔遇到个巴黎人，讲到那些全国闻名的大富豪，索莫人就会问，像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吗？如果巴黎人用不屑的口气给个肯定的话，他们会歪着头，瞪着眼，一脸的怀疑神情。

财富把葛朗台的行为都镀了金，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们认为蕴涵着深刻的智慧。看到他戴手套，就有人说冬天一定很冷，该收割了；知道他买了不少桶板，就有人讲，今年葡萄的收成一定好。

葛朗台家从不买食物。佃户们给他送来活鸡、鸡蛋、黄油、麦子和蔬菜，都是抵租的；租他磨房的人家，除交纳租金外，还要为他磨出面粉，连麸皮一起送回来；水果、烧火的木头等，也出自他自己的产业。他的开销只有教堂的座椅费、圣餐费、妻女的衣着、家里的灯烛、上了年纪的女佣人拿依的工钱、庄园的修缮、种植葡萄的费用和国家的赋税。不久前他买了二百四十公顷的林地，雇了一个邻居照看，付一点补贴，从此才吃上野味。

这家伙动作简单，说话不多，声音柔和，语不惊人。自大革命时代起，每逢谈到正事，他就结结

Eugene Crandet

欧也妮·葛朗台